續藏書

續藏書二十三卷目錄

忠節名臣

劉忠愍公球
章恭懿公綸
鍾恭愍公同
廖恭敏公莊
楊觀察公瑄
附 子源
黃少卿公鞏

附 陸震 張英 并何遵等十二人

何尚寶公遵

孫忠烈公燧

許忠節公逵

楊翰撰公慎　別見文學名臣

舒翰撰公芬

楊忠愍公繼盛

附 張翀

沈光祿公鍊

楊御史公爵

海忠介公瑞

續藏書二十三卷目錄終

續藏書卷二十三

忠節名臣

學士劉忠愍公　事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公名球字求樂安福人永樂十九年進士初為主事
儀制薦侍經筵修　宣宗實錄成改翰林侍講正統
八年夏雷震奉天殿應　詔陳十事王振怒公言總
乾綱意在詆振欲置公死地不得會翰林修撰董璘
乞為太常卿事神下詔獄公疏中僭言太常官必得
儒臣馬順附振喜曰此可并殺公遂酷考璘誣服公

爲畫此疏矯旨逮公當朝捽公去公不知何坐大呼死訴　太祖　太宗縛公至廂獄中斧礩槩下碎其體極慘毒其邑人成器設公位龍泉山巔爲文哭而祭之人名其地爲祭忠臺公天性忠潔議論堅正沉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鏗鏘金舂玉映人共寶之如月蝕天犀也正統十四年冬贈翰林學士謚忠愍子鉞釪舉進士鉞官廣東叅政釪雲南按察使

尚書章恭毅公　事　裕陵　景帝　茂陵

公名綸字大綸初名崙樂清人正統四年進士爲主事南京禮部景泰初爲儀制郎中屢有論建又條上太平十四事反復萬餘言懷獻太子卒人心危懼御史鍾公諷禮部請復立沂王東宮禮部大臣縮首咋舌曰作死公聞發憤即具疏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又言　上皇君臨天下十有四年　陛下親爲臣子又以天位授　陛下稱　太上皇帝天下至尊也月朔望及歲時節旦宜率百官朝見延安門復　汪后於

中宮以正壼儀復沂王於東宮以定國本　上見疏大怒下公詔獄炮烙煅煉迫公引大臣及通南城狀體無完膚竟不承以鍾同先嘗上言并逮欲殺二人會天大風雨黃霧四塞乃止廖莊自南京來亦嘗請復儲遂縛三人至午門前杖一百鍾公死廖公遠謫公錮禁獄中越二年　裕陵復辟輒歎綸好臣子爲朕家事受苦毒也出之獄中脫桎梏拜禮部右侍郎上令內侍檢公十四事疏不得內侍從旁誦數言上亟稱歎曰好官人公繫獄久因有足疾會石亨招

公卿飲公不往短公　上前改南禮部　上面諭賜金幣文華殿遣行尋改南京吏部　茂陵即位有司以遺詔請大婚公上疏曰山陵尚新元朔未改百日從吉心實未安釋服公除雖有常制傾諒陰大婚情禮自別乞勑禮部來春舉行成化元年兩淮饑條救荒四事四年勑公會南臺高明考察公欲盡去諸不職者高公不可公獨疏上南諸司構公激言官怒並誣章劾公　上特遣侍郎葉盛給事中毛弘即訊留都公誣得白五年秋星變自劾不允秩滿轉左十二

年、請老、卒　泰陵卽位、特贈尚書、諡恭毅、官其子立爲鴻臚主簿、君子曰、裕陵茂陵卒踐天祚者、三君子爲有力矣、成化初、謝鐸預修英宗實錄、檢公復儲疏不得、輒歎息泣下、曰、公疏動萬言、竟一字不傳、何以示天下後世、數白總裁劉定之、應曰、奏疏留中者、例不書、謝公曰、景泰數年間事、孰此爲大、不書此、奚書、盍請　上增入錄中、竟不從、長子玄應給事中南京、

寺丞鍾恭愍公　　事　景帝

公名同字世京吉安永豐人景泰二年進士三年冬為監察御史公當易儲時每獨坐深思泣下已而懷獻太子卒公入朝待漏與禮部郎中章綸論儲位事慷慨流涕五年九月公遂上疏請復立沂王東宮以固宗社并陳時政闕失疏入縛下詔獄械繫極苦杖之不死又下獄六年八月又杖闕下下獄竟死獄中時年三十二骸掩圜土莫敢收葬　裕陵復辟曰鍾同忠誠仗義可貫金石贈大理左寺丞官其子啓知

縣、茂陵又憐公忠受慘禍、祿公妻羅氏、官其一子
通政知事、啓上疏、請公遺骸得出圜土歸葬時公歿
久矣、血漬骨間、洗出倍鮮好、成化二十三年、公子援
綸例、請謚禮官謂公應詔陳言中及復儲事、不若綸
言詳切、執不與謚、衆共嗤笑禮官恥之、公得謚恭愍、

尚書廖恭敏公　　事　獻陵　裕陵　景帝

公名莊、字安止、吉水人、宣德五年進士、八年、選庶吉士、十年、給事中刑科、正統六年、出陝西賑饑、得便宜從事、當是時、西楊在內閣、公抗章劾西楊不職、八年、署大理寺事、踰月、陞大理丞、十一年、陞少卿、南京大理、景泰五年七月、災異下詔求言、公上疏、仰惟上皇被留虜庭、皇上撫有萬方、屢降詔書、以大兄皇帝鑾輿未復、虜讎未報為意、皇上之心、即堯親九族、舜徽五典之心也、賴郊廟神靈、皇上勝算、迎歸

上皇於南宮臣遠臣未知　皇上於萬幾之暇曾時
朝見以叙天倫之樂敦友愛之情否也臣自爲翰林
庶吉士刑科給事中大理寺丞時伏覩　上皇即位
之初遣太師英國公張輔吏部尚書郭璡爲正副使
册封　皇上奄有大國每遇正旦冬至令羣臣朝
皇上於東廡百官感　上皇兄弟友愛如此今幸
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
上皇於南宮或講明家法或商確治道仍令羣臣時
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如此則孝弟刑於國家恩

義通於神明災可弭而祥可召矣然所係之重又不
特此太子者天下之本臣愚竊以爲　上皇諸子
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待皇嗣
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　皇上有公天下之心蓋
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　仁宗　宣宗之繼
體守成者此天下也　上皇之北征亦爲此天下也
今　皇上撫而有之必能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思
所以繫屬天下之人心近年日食星變地震且隕山
崩水溢災異疊見非止霜雪不時而已臣謂弭災召

祥之道莫過於此詞意悲懇留中不報明年閏六月
以内艱來京適章鍾二疏入　上忽念公徃年有疏
大類二人并逮三人杖午門前幸不死謫定羌驛丞
裕陵復辟召還時内艱未闋繼遭父喪　上憐公忠
特并與祭葬除服改南大理言官劾公公請老　上
曰莊有大節逾年卒贈刑部尚書謚恭敏公任性易
直而好剛尚氣言辭憤激人不能堪公雖無芥蔕人
故益恨公公又不屑細行遠嫌疑好存謝賓客諸遊
知爲懽狎及至卒時無以爲殯斂衆率錢相哀助人

始信公廉靖、其闊達、天性然耳、

按察使楊公 事 景帝 裕陵 茂陵

楊公瑄者字廷獻豐城人景泰五年進士天順初爲御史印馬坊內民羣訴曹石二凶奪民田若干頃公疏劾二凶怙寵擅權勢　上喜公敢言稱職命吏部記公名且大用既還京彗孛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議班劾二凶有洩語二凶者二凶先譖諸御史　上前暨彈章入　上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誦彈章詰公公與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甚悉下諸御史詔獄逼公誣引大臣刑

甚慘酷、數瀕死卒、一語不他、及理刑者、文致公坐死、掌道者謫戍、餘貶斥、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外、得從末減、公竟戍遼東鐵嶺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詣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復謫戍廣西南丹、二凶相繼逆誅、釋歸、　茂陵郎位、言官論奏、復公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定海城北捍海塘、縣西走馬提、鄞衢所裏外海塘、健跳所海鹽海塘告公修築、海鹽塘踰二千三百丈、工尤巨、衆患尤大、陞按察使、甫半載病亟、寮寀問候、尚諭築海塘法、

及濬西湖之利、革祠海鹽東海上、著祀典、子源、弘治間任五官監候、正德元年七月、源上疏言占候得大角及心中星動搖、天璇天機天權星不明、乞安居深宮、絕遠遊獵、罷弓馬、嚴號令、毋輕出入、屏除內侍寵倖遊逸小人、節賞賜、止工役、親元老大臣、厲講習詩書疏下禮部、部言源占候之言、深切時弊、源復疏言、十月二十六日、占候得連日霾霧交作、為衆邪之氣、陰冒於陽、臣欺於君、小人擅權、為下叛上、引譬甚力、劉瑾怒、矯旨杖三十、源又疏言、自正德二年來、一向

工執藝事以諫

占候得火星入太微垣帝座前或東或西往來不一乞思患預防瑾又大怒罵源爾何官亦學為忠臣乎矯旨又杖三十謫戍肅州行至懷慶卒於河陽驛妻斬蘆覆尸葬之

死諫

少卿黃公　　事　泰陵　康陵　永陵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弘治十八年進士推官德安府陞主事刑部掌十三司讞牘陞員外郎改兵部歷車駕職方郎中內艱服除會　康陵北狩人心危疑或沮公行公趣書屋曰石田茅屋爲生太拙鴟夷馬革自許何愚衆不能沮竟北上補武選正德十四年春上將南巡時寧庶人久蓄逆謀蕭敬朱寧張銳在司禮錦衣東厰與庶人交通江彬又握勁兵在　上左右公卿交疏不聽兵部司屬倡諸司上疏諫公曰

上巡遊本起彬誘惑彬方席寵擅兵無敢斥言彬吾不可舍彬爲支語恐　上不悟獨䟽六事其略曰陛下臨御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於逆瑾再壞於佞倖又再壞於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六事於今爲最急者一曰崇正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愼乎故唯聖人爲能愼動仰唯　陛下聰

諫巡遊封事第一

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反者論思勸講之臣於是不能辭其責矣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遠佞人二曰通言路夫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進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伏望 陛下廣開言路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

敢肆矣三曰正名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怪事夫 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事 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 陛下即日削去鎮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自尊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

不可得者竊爲　陛下懼焉四曰戒遊幸嘗聞大禹罔游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至使民間夫婦不能相保　陛下爲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爲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巡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避去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令江淮間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

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況又重以蹙之其何不
流而爲盜賊速而爲流亡也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
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　陛下
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羣小皆
欲　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
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不相涉也
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誠愛　陛下獨忍
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翻
然悔悟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

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室既徃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尚可為也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謹按今之小人錢弄威權至于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

天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天下之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陛下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六曰建儲貳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動況於無本其何以安恭唯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　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終寄方且遠事觀遊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

爲　陛下殆倒置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勲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使視皇子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宗社無疆之休惟　聖明留意再疏具外郎陸震見公疏即碎已疏草曰願同署名進疏入二公自分必死彬見疏果大恨必欲殺二公縛下詔獄鉗校于廷五日三訊杖百餘坐繫逾月除名公體最羸衆咸痛公

必死乃死得避震竟死當是時海內盛傳公疏公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留飯或至日中未舉火貸米鄰家恬不屑意嘉靖改元召爲南京大理寺丞未幾卒無子贈大理少卿公嘗曰人生仕至公卿大都三四十年惟立身行道斯千載不朽世之人顧以此易彼何邪公沈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自成一家震字汝亨蘭谿人正德三年進士爲江西泰和知縣有善政去之日民立祠祀爲武庫主事 孝貞皇后喪 武宗自宣府奔喪歸又復欲

出震抗疏諫　上怒罪且不測幸諸大臣力救得免
陞車駕員外郎杖于廷死矣復甦書與諸子曰吾筆
亂神不亂也竟以瘡故卒卒後三年贈太常少卿子
體仁廕國子生爲通政知事是時諫而杖死者贈主
事何遵劉校尚寶卿主事林公黼行人司副余廷瓚
太常寺丞刑部照磨劉珏兵部主事行人詹軾劉槩
孟陽李紹賢李惠王翰監察御史各廕子姪一人入
國子監嘉靖初禮部主事仵瑜上疏曰正德間給事
中御史挾勢凌人趨權擇便交遊貴俠飲宴園亭凡

讀之當愧死

朝廷大闕失羣臣大奸惡緘口閉目不復救一時犯顏敢諫視死如歸或拷死廷闕或流竄邊陲者皆郎中員外主事評事行人庶吉士等官又張英本一武夫入諫就死行道悲傷諸給事中御史揚揚出入若罔聞知今幸 聖皇御極褒恤忠諫此輩更何面目復立清明之朝耶章下吏部爲寢張英者京衛指揮使聞 武宗南巡挾一刃囊土數升持諫疏當蹕道跪哭諫不允即拔刀自刎血流滿地侍衛人縛送詔獄問英囊土何爲曰恐汚 帝廷灑土掩血耳幾命

獄中無子嘉靖初憐其忠贈都指揮僉事弟雄都指揮

李贄曰當璫初用事時科道有言俱被慘禍其後勢成銓柄在己非其私人不置言路是以一時省臺皆爲不鳴之仗馬而捐軀死諫之士反在于翰林部寺諸臣也　世宗新政若輩盡宜汰去而仵瑜之疏既下復寢豈當事者惧傷國體而不欲空署逐之耶抑猶有所避忌耶然讀瑜一疏若輩已當愧死矣

尚寶司卿何公　事　康陵

何公名遵字孟循南京欽天監人以諫死嘉靖初贈
尚寶司卿廕子世守入太學旣祀公鄉賢應天府又
請於禮部爲祠專祀公宗伯霍公名祠曰廉直方
武皇帝朝璫彬相繼用事彬導　上遊幸禱祠名山
將入江南而寧濠方謀以侍子入朝恃彬爲內應比
南巡　詔下彬幸得便窺伺懼中阻乃爲危言撼衆
衆亦相視搖手戒莫敢出語甚則以諛言媚彬彬氣
益盛兵部郎中黃鞏翰林修撰舒芬首以疏入諸曹

稍稍踵之。武皇帝怒鞏等。彬復揚言鞏旦夕且死

冀以脅衆。公已入疏力言淫祀無補敗亂。且曰萬一

宗藩藉口奉迎。潛懷不軌。則福未降而禍已萌。蓋指

濠也。彬畏事泄。匿不以聞。公慮衆為彬所脅。又鞏罪

叵測。復與同官林大輅蔣山卿上疏。乞罷巡幸。勿為

左右姦邪蠱惑。鞏等無罪。願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

臣名。不爾。臣與同死。彬既欲杜衆口。聞是言。愈自懼

更四出機穽。下公等於獄。復嗾其黨劾言者懷奸訕

上。無人臣禮。武皇帝益大怒。榜示朝堂。無得效尤

䢷等獄上被　吉荷校纂午門外五日杖五十能遣彬自請視杖杖者故視斯爲輕重至是密奉彬意而斯又不至杖視他人爲甚公體故羸又憤所言不達瘡潰不可療越三日竟卒邸舍獨僮奴何安一人當草疏時詗覺之前持哭曰主縱不自計獨不念老親幼子邪公執筆從容曰無多言歸見大人爲謝萬死兒子令勿廢學足矣草章已書託鄉人太僕卿周金編修陳沂後事語不少亂蓋是時子世守方數歲公年三十四爾公既卒南廵議亦竟寢公幼無他好爲

弟子員適武城王公純甫爲教授以道義劘切諸生一日策問范滂母事公感之歸告母曰（素志也）兒設爲滂大人能慨然爲滂母乎母笑而許之正德癸酉舉鄉試甲戌第進士吏部尚書陸公完器重公未幾當試臺諫獨引疾求出曰吾不可資人以進丙子拜工部營繕主事明年榷木荊南故事多肥奸胥歲增羨以自潤商人苦榷過於虓虎公更置一切而壹以廉率之無何出羨千金左右勸以獻績怒斥之曰來者將何繼耶乃令下商自百金下減第三之一凡水敗貲者

勿算以美足常數但令相等入算者手實其數幾何自識之藏於郡帑其或越貨敗令與以謫至者盡沒入之威惠並舉至今守爲權令比去行李蕭然李之日貧不能殮待鄉人賻而後以襯歸葬先是被杖時父鐸與家人墓祭有烏悲鳴而前心異之比抵舍聞工部有以言獲罪者鐸長號曰遵其死夫已而果然

兄○素○志○。○。○。○

尚書孫忠烈公　　事　泰陵　康陵

公名燧字德成餘姚人弘治六年進士授刑部主事歷郎中正德六年超陞福建右叅政歷按察使河南右布政使劉瑾亂政寧庶人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夜詗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九年乾清宮災羣臣輒請建儲庶人多賫金璧通奸優臧賢徧遺諸奸臣欲且徼庶人子名上廟燒香成則自取之諸奸臣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好語紿庶人庶人自以爲事十成八九日恣

横朝議選才節大臣擢其機不歷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聞命歎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童入南昌南昌洶洶謂庶人旦暮得爲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附者相助爲聲勢公旁盡庶人奸黨言動輒告庶人先是宸濠中傷胡端敏公下詔獄得公力爲湔雪不死至是雖逆謀有迹顧宗室不敢先事訟言但託禦他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安義鄉者盜賊淵藪近割地開爲縣饒撫二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

請勑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爲犄角尤江當湖衝最爲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廣信横峯青山諸窯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又恐宸濠一旦起刼兵器假以討賊盡出會城兵器外府公見宸濠逆謀急恐變起不測乃屢密疏言宸濠必反又盡爲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即達　上所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璧謝公不得已乞休不允積憂勞數月髭髮盡白十三年江西大水宸濠所蓄賊凌十一吳十三閔念

四出沒鄱陽湖行刧公與按察副使許逵議調兵勦之三賊遁沙井去公出不意乘夜出江外掩捕過大風雨不克濟三賊竟走匿宸濠林墓中不可蹤跡會言官發宸濠反狀　朝廷遣大臣即訊宸濠懼十四年六月丙午伏賊府中俟諸守臣入大言曰　太后密旨召我監國公毅然應曰安得有密旨者又曰天祚暗移汝獨不知邪公益憤應曰安得妄言求死又曰我取南京汝保駕否公益怒張目直視宸濠厲聲大罵宸濠遂縛公許副使奮起爭孫巡撫朝廷大臣

爾安得辱侮無禮又縛許許且縛且罵賊錘折公左臂併許公殺惠民門外宸濠竟用三賊爲牙爪僞稱將軍首遣婁伯招誘賊黨至進賢知縣劉源清斬伯乘城拒守宸濠又遣人招窯賊窯賊有官司在不得發又大索兵器城中不得賊不得兵器皆持梃竿比至安慶王公起義兵擒宸濠湖中諸逋賊至安義縣有守吏不能走故盡獲湖廣浙江以饒撫故不被賊禍公死節久之阻于奸倖未得褒贈嘉靖改元贈公禮部尚書謚忠烈立祠祀江西敘其子堪錦衣百戶

進正千戸武舉第一人歷官都督次陞進士第二人

歷官南京禮部尚書

尚書許忠節公　　事　康陵

許公名逵字汝登固始人正德三年進士長身巨口猿臂燕頷沉靜有謀略初爲樂陵知縣流賊猖獗他縣閉門自守或遺賊芻粟飲食弓馬或棄城走公募死士千人人持大梃隨賊向徃突擊人馬俱斃賊不敢近境以功陞山東按察僉事分巡遼海東寧道禮神愛民下士詳獄邊鎮懷輯陞江西副使時宸濠蓄逆內外構結莫敢誰何公每縶其黨引法批繩剪其羽翼又寄勸巡撫孫公先發後聞孫公以爲不可使

賊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公議宸濠反公不屈曰孫都堂朝廷大臣不可輒無禮宸濠並縛公公罵賊汝反萬段磔汝汝悔無及宸濠遂呼賊推二公出公顧孫公曰早聽我言當不至此益罵賊不絶口至惠民門挺立賊刀斫其頸屹不動賊衆共摧抑令跪竟不得一跪遂死公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都御史副使二人即爲位易服哭人怪問故父曰副使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今果然矣嘉靖改元贈副都御史加贈禮部尚書謚忠節立祠祀公官其

子瑒、錦衣百戶、進正千戶、武舉、進指揮同知錦衣、

修撰舒公　事　康陵　永陵

舒芬，字國裳，生而穎異，不羣凡兒。六歲授孝經論語等書，輒了大義。年十二，郡守祝瀚修封洫至，獻馴鴈賦，大奇之，薦補博士弟子，督學蔡公清試輒首，語人曰，此天下士也。中正德丁卯鄉試，戊辰卒業南雍，嘗夜分不寐，於書無所不讀，而實勵志於聖學，最喜濂溪，嘗稱之爲中興之聖，所著有太極通書繹義，又作易箋問七十餘條，書論二十篇，詩稗說三十餘條，春秋疑義三十餘篇，一時名士咸推讓焉。丁丑考官陸

文裕公深薦第一、主試者抑居十一、及對　大廷、萬言立就、是科　制題獨詳、上自羲農以及近代、凡經史所載爲治之事、悉以咨焉、公敷陳道法、至詳至備、直言時弊、諄諄懇切、而卒澤於道德仁義、粹如也、御批第一甲第一名、授官翰林院修撰、時　毅皇帝不時巡幸、公憂之、戊寅春二月、　孝貞皇后崩、踰月、即欲往祝　山陵、又革一應攏路軍馬、公度其且至宣府、遂上隆　聖孝疏、謂三年之內、當深居　九重、親復外出、雖釋服之後、儼然㷀㷀在疚、如成王免喪

朝廟之時、又謂自古萬乘之尊、非奔竄避難、未有輕身不嚴侍衛者、既而又上車服疏、謂　天子等威、莫大于車服而下同于庶人、甚非所以辨上下、定禮儀也、時虞有意外之變、故每疏之中、三致意焉、會江西洪水、決圩漂舍、遂乞　恩終養、謂臣係獨子、無他兄弟、父母老疾、恐塡溝壑、辭極悽惋、凡五上疏、不允、己卯春、　車駕議以三月十九日壬子、啓道東巡、祀岱宗、歷徐揚、抵南京、下蘇州、復溯江浮漢、登太嶽、且遍中土繁麗、先是江西宸濠久蓄異謀、又結陸完錢寧

輩爲內應士大夫非忠義素定者輒懷疑貳以故一
聞　駕出人情洶洶皆以爲天下事不可爲矣公乃
慷慨曰　車駕出必不利此社稷安危之所繫也十
五日早疏先入乞留　駕言甚激烈有曰痛哭泣血
不忍爲　陛下言者江右　親王倡吳濞之計大臣
懷馮道之心陸完以祿位爲故物以朝署爲市廛以
陛下爲奕棋以革除年間事爲故事復痛刺閣中謂
一切危亡之迹不苦言以救而聽　主上之自壞將
完以智術偉高位利于　主上遠出則巳得以自恣

宸濠之謀倖遂則已又有非望之福故造爲惡語沮抑諫者謂　主上聞直諫便舉刀爲刎狀且曰令撤賴矣初以此沮公公不聽復以此沮諸欲諫者公乃邀考功夏公良勝儀制萬公潮太常陳公九川至寓舍酌之酒贊之曰匹夫不可奪志是夕遂連疏入時號江西四君子明日吏部張衍瑞等兵部黄鞏陸震等刑部陸倖等疏俱入又明日禮部姜龍等兵部孫鳳等行人司余廷瓚等疏俱入又有太醫院醫士徐鏊以醫諫　車駕遂不果出向使公爲陸完沮則夏

萬之疏且緩、諸公之氣亦衰矣、安得以尼主上之行哉、乃二十日、天威震怒、命舒芬等百有七人于午門外跪五日、日未辰而入、終酉而退、公嚴整無異平時二十五日戊午、命舒芬等于午門前褫衣杖三十、公以疏首、杖特甚、神色不喪、惟口呼高廟之靈、冀以感動上心、是日水溢內海子四五尺、至不了橋衡折鐵檻、大柱七根若斬然、杖畢幾斃、臥院中、掌院者懼禍至、使人摽出之、公屹不爲動、曰吾官于此、當死于此、又命爲首者謫外任、遂謫福建市舶

副提舉羅一峰𠢎大臣遭喪起復亦謫此官公謫同
其地比歸閩人宗其道德風節乃立祠以祀二公云
即褰病就道或勸俟痊曰死吾分也敢少留邪是時
死而復蘇遠近相傳爲野祭有一峰之後見先生語
既至閩布德宣威遠夷心服暇則講學不倦生徒日
衆六月丙子江西宸濠果反敗庚辰閏八月聞外艱
慟絶兼程而歸歸則哀毀骨立壹衍朱子家禮辛巳
夏　世宗即位肆赦諸竄謫者癸未服闋應　詔復
官翰林道濟入謁　先師行釋菜禮周歷宮宇壇場

堂閣、覽山川勝槩、徘徊數日、與聖公講士相見禮、聖公因讓、因錄所撰闕里記、所畫闕里圖、所貌夫子宮墻圖、所行釋菜禮儀及士相見禮儀、并問答五章、聯句三十五韻、總題曰東觀錄、時吏部依　詔書例陞俸一級、公上辭陞俸級疏、六月、奏請　勑命、遂得貤恩、又進公階儒林郎、降　勑褒之、甲申春二月、昭聖慈壽皇太后聖旦節、公上乞　命命婦朝賀疏、謂　皇太后奉　陛下宗祀大計、而　陛下承繼大統、觀夫成王周公儀禮經文、與我　太祖制服之意、

則是　陛下于　皇太后、雖欲疏之、有不能者、是宜率天下懽心以事其　親、而不可使　皇太后之淒凉也、三月乞致仕以圖便養、疏再上、不允、洎夏、又再上、不允、又乞改選以便養、又不允、時　世宗欲尊興獻王為皇帝、為皇考、　命下、羣臣議大禮、公執議謂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疏凡三上、固爭不得、乃率朝紳慟哭於　廟、　皇帝震怒、杖如前、幾死、罰俸三個月、時奉太安人聶氏就養、明年乙酉、太安人卒于京、扶柩南還、行李蕭然、抵家三月而葬、生平

酷好周禮詳加訂正作五官序辨五卷六官圖釋一卷剔僞一卷既乃校定正經仍六卷總之十有三卷題曰周禮定本謂周禮者至誠盡性之書也門人魏公良貴刻于寧波府官舍又嘗修三禮書未就而公辭世公幼卽頴拔日記數千言貫穿經史百家于天文尤精觀望星氣有占必應雖同館號知天文如黃公佐者亦自以爲不及也又言鐘律度量所以治曆明時康節粗得大意而不能建律運曆將舉禮樂必也周公觀大司樂則律曆備矣識者韙之七歲能詩

十二工賦大或千言少僅數語志意溢發多所自得嘗語同館友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吾儕格君其豫在此謂太極圖亦則河圖與伏羲同功而不滿先儒本於易之說謂濂溪得斯道之正脉而直責程正叔之外師至於周禮一書嘗責漢儒多附會之罪宋儒乏表章之功謂周禮與儀禮戴記猶弱之於吳魏也賈氏以儀禮爲本周禮爲末謬妄已甚朱子乃不正之是其所惑也少擢大魁初不色喜繼謫閩

船了無慍容獨立敢言不撓不懼端居終日未嘗晝
寢夜必計過自訟晤即相告凡視聽言動必準諸禮
不敢少失尺寸每聞庭訓惟恐行之不逮比列侍從
即委身於國曰此太史公教也一聞高堂之疾前後
陳乞終養無慮十疏忠諫　兩朝先後一節如諫南
巡議大禮言必要諸大道通籍十年義氣激烈諫而
杖杖而竄又復諫又復杖絕無一毫得失死生之念
幼以聖賢自期嘗悼異學之謬曰空言無補不若修
其本以勝之因取周子學聖有要數語書之座右細

流羽客悉毅然絶之至于權倖奄宦有求通者拒之亦如釋老居閭未幾奔父喪琉球人自長史金爵而下莫不哀號追送扶母喪入江忽雲垂波立危甚乃爲文觿祭風濤頓息與朋友相劘切無幾微矯僞尤善成就後學嘗語之曰士當爵祿不入于心滯縈不忘于念公始生士人泊舟野江夜半聞曰狀元姓舒歿之前日門生諶榊夢垂白簾中有六字曰忠孝狀元止此歿之夕大風雷電伐木鳥巢覆屋瓦飛其關係有如此者病中矩度毫髮不踰臨終沐浴與衆揖

別長子泣問家事不答跪請所欲乃瞪目謂曰六經大明於世惟周禮未獲表章余生平精力盡在此書第未及進 御爲歎爾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言畢而逝 肅皇帝有精醇端介文魁天下賢名大振之褒又有陳仁義格君心之褒楊一清諸公稱之爲忠孝狀元至儕之伊洛之賢海內士以公與羅一峰並稱實不愧云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　　李　永陵

忠愍公名繼盛直隸容城人幼苦家難貧楚甚力學堅苦嘉靖初仕爲南吏曹郎刷宿弊立章程吏曹肅然轉兵部車駕員外郎時虜方亟而部曹承習上下文書爲支吾大不愜會咸寧侯鸞議開馬市部議推繼盛行繼盛具疏言馬市决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開市五事一必令俺答受子入侍二令盡還所捕虜邊氓三議開市後佀種落入寇俱責保約四欲平馬價分爲三等五欲整兵爲

戰守備、毋玩忽生虜心、部尚書聞之、曰、如此、則馬市不可開矣、乃別遣主事行、而繼盛疏竟上、上三閱之、曰、繼盛言是、　旨甚溫、而鸞有揭帖進、乃下大臣八人者會議、鸞寵方盛、八大臣皆中懾、附和許開市、而繼盛遂逮獄訊、謫狄道典史、故事、謫官者不事事、繼盛乃日求民利病興革之、疏桃水以灌場、開煤山以省薪芻、狄道官無冊籍、輸賦獨聽書筭生操重輕、乃集書筭生科綜之、於是異時飛詭之弊盡絕、而羸糧數十石、不均諸民糧重地徃求售不得者、又傾貲易

其中二十畝助諸生上官私易栽禍者拒不聽已建
書院羣諸生學其中建社館教番漢生學於是士知
嚮徃番漢生亦各各知揖讓敬長上矣比去民哭送
者千人明年遷諸城知縣豪強歛戢盜賊屏息尋遷
南部曹主事已召入遷刑曹改兵武選郎繼盛念起
謫籍一歲官四遷思所以報國者於是以元旦日食
具疏大學士嵩專權誤國者十罪逮詔獄問主使問
引二王蓋嵩意疑公嘗受業閣學士階而二王爲
上所諱言故也繼盛對獄曰今廷臣無慮皆嵩黨孰

爲主使所爲弘二王者以奸臣誤國雖能欺　皇上
而不能欺二王蓋二王年幼又常不見　上非奸臣
所避防至親莫如父子故幸　皇上一覺悟問之庶
二王能言之也拷訊苦終不撓又明日下錦衣衛杖
一百送法司附詐傳親王令旨律論死方繼盛請衛
受杖時校尉苗生者飲之酒曰此蚺蛇膽酒也可服
繼盛曰椒山自有膽豈必蚺蛇哉遂談笑赴杖杖畢
下刑部獄死復甦太息曰嗟夫忽然而死忽然而生
如睡已又醒八死生固甚易也已益脫然時部諸司

皆悍輔臣頌繫之甚固繼盛自刮腐肉去膿血甚楚而泰然安之王比部世貞爲奔走求救王司業材請嵩爲力解輔臣陽出疏許諾而爲子世蕃及門客所持竟不上材流涕爭不得而繼盛竟死隆慶初贈太常少卿諡忠愍是時抗疏論輔臣罪者吳給事時來張主事翀董主事傳策翀以上憂邊甚其疏言國家所恃以屏翰醜虜者在邊鎮苟邊鎮諸臣皆由公推舉具得人則邊務畢飭何至若今日之紛紜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盡行賄賂未推之先不論

其才但通關節者乃得推既推之後不論其功但勤
問安者乃得遷托名修邊者非實修邊以餽嵩也托
名築堡者非實築堡以餽嵩也賄賂一入或指敗為
功或謂入為遁覆沒全軍者得以蔭子戕殺平民者
得以陞官相欺相隱日甚一日至使　祖宗二百年
以來邊防之計盡為廢壞如此則醜虜安能不橫右
衛安得不困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用兵如韓信李
牧邊防無能為也　國家定額以給發各邊者在戶
部而戶部所發督撫將帥盡得以供軍當亦足用何

至若今日之大困哉自嵩輔政來一時督撫將帥既
以賄賂爲事必至尅減軍餉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
下絡繹悉邊鎮齎餽未得見嵩先餽其子世蕃未見
世蕃先餽其家人嚴年嚴年之富已數十萬則世蕃
可知語曰人臣不可使富於國嵩意欲何爲耶致使
軍餉盡歸私第而沿邊將士凍餒不保朝夕　祖宗
二百年以來養軍之費盡爲耗散如此則戶部安得
不窮臣竊謂嵩不罷雖有善理財如桑弘羊劉晏軍
餉不能足也夫邊防急矣錢糧乏矣使爲之人才者

猶足以供 陛下之用則亦不足憂也奈何今日之人才久爲嵩所敗壞無有底止自嵩輔政以來不顧朝廷名器惟務私家囊橐子世蕃市井無賴倚藉父資一時無恥之徒如梟攫腐如蛆蚋穢或在內也則圖爲改官終日干謁於私第或在外也則謀爲遷秩終歲打點於京師有以三千五千調美官者有以七百八百得美選者公行白日乞哀昏夜遂致靡然成風如喪心狂病 祖宗二百年以來養士之節其廉恥禮義盡爲嵩所敗壞又安望今日人才有能負忠

爲　國愛民憂時、如昔人者耶、臣竊謂嵩不罷、則人才日下、才下、則理財禦邊終莫能爲也夫　國家之最重且大至於邊防錢糧人才、盡之矣、今皆爲所敗壞如此、　陛下雖憂民之深求治之切、亦奚益於治哉臣觀嵩爲人、險足以傾人、詐足以惑世、辯足以亂正、才足以濟惡附己者、不顧公論立登之顯要、不附己者、不畏天道立陷之死地其意蓋將以箝天下之口、使天下之人甚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後益得以恣其惡此忠義之士、所以悒怏激憤懷深長之憂者

也。陛下聖神剛健，黜奸臣趙文華，百官兆民莫不擧手加額，極口稱快，以爲太平盛事。今嵩罪浮文華十倍，願賜罷斥，則沿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天下幸甚。

光祿少卿沈公　　事　永陵

青霞沈公名鍊字純甫越人也公少而讀書有異質從王伯安先生游先生一再與語卽奇之曰生千里才也辛卯舉鄉試又七年成進士爲溧陽令其治以搏擊豪强衞赤子爲急用伉倨忤御史得調茌平以父憂歸服除補清豐令錦衣帥陸炳聞而賢之請吏部得公爲經歷至則與鈞禮終不敢以分加公炳與嚴氏父子深相結以故公間從世蕃酒所世蕃詈所狎客給事者飲非其任强灌之公卽以灌世蕃曰吾

代客酬也喜從尚寶丞張遜業飲少飲輙醉醉則擊缶嗚嗚誦出師二表赤壁賦已慷慨曼聲長嘯泣數行下於時虜闌入塞都門不啓 天子坐西齋宮憂之會虜獲我中貴人爲嫚書附以進曰予我幣通貢即解圍不者歲一髡而郭時華亭公領大宗伯要諸大臣以御朝請 天子下其書大宗伯會文武羣臣計孰便國子司業趙先生貞吉曰虜所謂貢者邪彼傳城而寘我乃城下盟竊以爲 天子御奉天門出内帑饗士辟言者旌功臣虜固當自退而檢討毛起

囁嚅言吾姑寬虜以予貢而出之而後議守便趙先生廷叱之爭之堅而沈公復爲申趙理刺刺不休太宰夏公惟而問曰若何小吏也沈公目攝之曰大吏噤弗言故小吏言胡惟也且不曰主辱臣死耶太宰意不自得罷而華亭公持衆議上竟弗予貢次日天子出視朝有所誅進矣當是時沈公氣甚壯欲力吞虜幾得以身當一面畢見其長乃上疏言請以萬騎護陵寢萬騎防通州餉而合勤王之師十餘萬鼓而薄其惰歸必大勝報聞罷蓋是時相嚴嵩獨貴幸

用事、數寢抑邊事、不以報、而見事急則若爲開言路有所誅進者、將帥當事臣追誅、益入賕居間嵩以免而其進有時賄、賄價纍起、言者日以益嵩日以重、於是沈公飲張丞所、泣而歎曰、詩不云乎、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已矣亡所信吾謀矣、吾卽不死、而苞苴日蠅然過我、而集於西第、何也、且夫社稷何賴焉、乃抗疏言相嵩父子翼虎鼠社、悞國大計、請僇之以謝天下、太宰阿私亡所異同、宜從坐、 詔以公昔歲謫譴、亡人臣禮、今

復誣詆大臣自爲名廷搒之數十謫田塞外而先是趙先生亦坐他法謫斥矣沈公當田保安倉卒寄妻子廣柳車未有舍而保安賈某者傍睨公曰公非上書請誅嚴氏人耶揖之入徙家而家沈公公始有居矣里長老問知沈公狀咸大喜助薪粲而遣其子弟來從學公稍與語忠義大節則又大喜而塞外人憨爭爲公詈相嵩以快公公亦大喜曰相與詈嵩父子以爲常至爲偶人三象唐相林甫宋相檜及相嵩而射之語稍稍聞嵩父子銜之切骨而侍郎楊順來總

奇

督故嵩容也前大帥某業以遻愞避虜俟其解則縱吏士取死人首甚者夜徼避兵人僇之以爲功沈公廉得其首主名貽書誚之前大帥恚旣得代卽以屬順曰是故撓乃公事者丁巳虜大入破應州堡四十餘順見以爲失事當坐葢縱吏士殺僇避兵人上首功以自解而公復廉得其狀貽書誚順語加峻且賦詩及樂府者二或謂公遷人非有言責毋爲爾公怒曰吾嚮者豈亦有言責耶若覦吾職在否而欲盲我夫殺人而欺其君以要賞吾誓不與共天順聞益恚

以其私人經歷金貂督指揮羅鎧走嵩于世蕃所曰
是夫也結死士擊劒習射將以間而取若父子世蕃
曰吾固知之即以屬巡按御史李鳳毛鳳毛謬為謝
曰有之竊陰已解散其黨矣鳳毛得代歸遷為光祿
少卿而御史路楷來又嵩客也世蕃為酒壽楷而使
謂順曰幸為我除吾瘍事成大者侯小者卿順則與
楷合策捕諸白蓮教逋虜者竄公名籍中以謀叛聞
而前大帥時理兵部無異取中旨僇公籍其家而予
順一子錦衣千戶楷候遷五品卿寺順猶怏怏曰丞

相負我薄我賞猶有所不足乎謀之楷取公二子杖殺之而移檄越逮公長子諸生褏至則日掠治困急且死會給事中吳時來上疏論順楷誤國大罪上怒相嵩不及爲之地急下緹騎捕治順楷而褏得釋居久之相嵩敗世蕃磔死御史維新復論順罪而徵爲褏理還其諸生　穆宗初詔褒言事者沈公究始大白贈光祿少卿賜祭錄一子太學褏用諸生久次膺貢上春官伏闕上書極言總督順巡按楷殺人姦黨狀而給事中時亮瓚相繼以封事請　詔可捕順楷

此笑更妙

有挺

司寇獄論抵罪當虜掠近郊時都門閉公急謂陸公勿閉門閉門予敵民矣陸公為言於上而許之所入男女以巨萬計公於詩文援筆立就奇麗甚而不能盡削其牢騷憤激之氣往往多楚聲以故人咸讀而憐之其死以丁巳之十月十七日得年五十有一子四長卽襃次袞次褎死公難最少子袠以稱免襄既白報公讐推太學恩袠

論曰為國擊嵩不勝公從為嵩擊公勝而公死公死不死神韡韡者徳百千秊紀嗚呼嵩乎蕃乎順乎楷乎

死而死矣余謂公死而生嵩生而死公固流芳百世嵩亦遺臭萬年若嚴嵩諸人真所謂求死不得者曷嘗死也卓吾子私記

直諫

御史楊公　　事　　　永陵

楊御史爵、富平人也、嘉靖中、疏請慰人心以隆治道、言臣惟人主一身、用人行政、萬化之本原也、是非得失、方在乎幾微、而民心之向背、天命之去就關焉、甚可畏也、聖帝明王、深察乎此、事無微而不謹、時無暫而不懼、爲大於細、圖難於易、故能天人交與、而有以延祚於靈長、今天下大勢極矣、內而腹心、外而百骸、莫不受病、因仍苟且、兵戎廢弛、奢侈妄費、公私困竭、奔競成俗、賄賂公行、遇災變而不憂、非祥瑞而稱賀、

讒說面訣党同伐異士風民俗於此大壞臣早夜耿耿至痛心流涕誠不忍默默保位以上負洪恩下負所學也惟　聖明垂聽焉夫天下之患莫大於以危爲安以災爲利以可憂爲太平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無敢齟齬於其間此積弊而蠱所以爲不可救藥之病也往年夏秋恒暘不雨幾輔千里無禾歷冬無雪暖氣如春元旦僅雪即止民失所望洶洶無聊此正　陛下撤樂減膳率羣下祈恶祐之時也而大學士夏言數人者方以爲靈瑞而稱頌之不

幾於安危利災以大可憂者爲樂耶孔子告顏淵爲邦在遠佞人如言等所謂佞人非耶大臣之職當輔君當道志仁先天下以爲憂無忠亮體國之心而居人臣之極位是所謂小人乘君子之器者也夫翊國公郭勛中外皆知其爲天下之惡 朝廷之蠹也迹其舉動亦豈能有逃於 聖鑒哉顧 聖德優容不忍即罪神謀遠慮自有所處臣愚以爲奸不可近惡不可長若止之於微遏之於漸則 朝廷優禮大臣體貌未失而武勳餘裔亦得以善其終或使稔惡肆

毒潛干政柄羣邪趨附善類退處於天下國家之禍必深矣治道去其太甚此其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一也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君人者奉天安民而使之各得其所也古者民勤於食則百作廢今民勤食不得而顛連無告委命溝壑以至於死亡臣近巡南城兩月中凍餧死者八十一人此南城一鄉耳其諸五城尚未知有幾也千里之遠耳目之所不及又不知其有幾也此皆　陛下之赤子望豆蔬延須臾之生而不得正　陛下憂民惜財與天下休息之時也而土

木之功累年未止工部屬官添設至數十員又以一方士之故差官萬里遠修雷壇浚民膏血而不知卹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竆民之財盡民之力其無乃自蹷其根本也乎昔漢文帝惜百金之費而不營一臺故海内富庶隋氏以盛修宫室而至於亡今北虜跳梁内寇竊發加以頻年災異上下一空百計取之愈爲不足而興作未巳以結怨於天下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二也唐虞三代君臣每每以勤敬之道交相警戒如堯兢兢如舜業業如禹惜寸陰如文

王日昃不暇食武王以敬勝怠故能壽躋耄期治隆熙泰　陛下卽位之初勵精有爲不遑寧處嘗以敬一箴頒天下於堯舜三王之道蓋已心得而服行之矣數年以來朝儀間闕經筵輟講大小臣庶朝參辭謝未嘗得一覩　聖容敷奏未嘗得一聆　天語今庶官入覲遠自萬里孰不欲一望　天顔以慰快覩之心而咫尺闕庭不得一見臣恐人心日益怠惰中外日益玩愒非隆古君臣同寅協恭以臻太平之氣象也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危亂者三也聖王之世

執左道以惑人者必誅而保傅之職坐而論道古所
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也今舉名器之重而畀諸迂
恠之徒異言異服列於廷苑金紫赤紱延及方外而
名器之濫極於此矣 陛下以天縱 聖資爲上天
元后遠宗帝王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細旃廣厦與
公卿賢士講論治道則心正身修與天地合德日月
合明和氣致祥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安用
假此妖誕邪妄之術列諸法禁而藉之爲 聖躬之
福耶甚非天子所以崇正遠邪平平蕩蕩奉三無私

以化天下之道也臣恐風聲所及人趨異教貽四方之笑取百世之譏於　聖德國政所損不細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四也　陛下臨御之初延訪忠諒虛懷納諫狂直敢言之士往往矜宥故一時臣工悚　陛下能容敢以直言干冒　天聽言過激切而不獲罪者亦多有之比年以來震之以　天威加之以危禍如往年太僕寺卿楊最言出而身立死近日左贊善羅洪先等皆以言爲罪而斥故臣下懷危慮禍無復有犯顏直諫以爲匡救逆耳之言夫成湯六

聖人也、仲虺稱其改過不吝、從諫弗咈、高宗商令主也傳說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勗之古今以來、有天下國家者、未有不以任諫而興拒諫而亡者也、臣恐自今而後、雖懷忠義之心非灰心仕進甘退丘園、亦必深自晦藏爲保身之計、孰敢發口論天下之事、以取死亡哉、忠藎杜口、則諂諛交進上德不達下情不通堂陛之近遠於萬里此其足以失人心而致禍亂者、五也伏願

皇上念祖宗創業之艱難、思今日守成爲不易、戒勑夏言、務篤忠貞以報國於郭勛

預裁抑而保全之止土木之功開諫諍之路屏邪囘之術一主於愼獨以養天德達王道則莊敬日强而眉壽千億虛明照物而忠邪莫逃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 聖子神孫萬萬年無疆之規端在此矣疏上下詔獄械繫者數年雖處憂抑中端凝正直雖獄卒咸敬信之久之得釋而會尚書洨有陳論 上大恚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即與給事中怡郎中魁俱就逮爵時抵家方一日忽錦衣校至曰若復來乎校素敬爵慰之曰吾欲有他往特一省

公爵笑曰、吾知之、與校同飯、飯糲食、校不能堪、爵啗茹自若也、食已、曰、行乎、校曰、宜一入爲別、爵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逮、吾行矣、即攬袂行、復再踰年乃出、

太子少保海忠介公　　事　永陵　今上

公名瑞字汝賢廣東瓊山人以鄉舉爲南平學教諭初至謁上官止長揖曰吾師席也可屈膝乎因著論云孟子言爲貧而仕者非也抱關擊柝委吏乘田無在非道而尤莫如教職蓋人材所由造世運所由理其職亦何尊且難乃稱爲貧哉自世沿此說不察故居此官者多娖娖不舉其職士習蠱而吏治媮所從來矣持論若此尋進淳安令淳嚴邑也地瘠而民嚚所産茶竹杉柏外無他物且重巖複嶂民易逃匿山

下田畝悉歸右姓窮民卒歲不粒食又當新安下流諸官舫日五六至夫役迎送費不可支公慨然思拯之初入署例有燕公第以祀神牲草草治具乃召丞尉若學官弟子若耆老以次列備陳所爲奉法字下意甚悉竟日散去淳安人因沾沾知令志有在矣無何度田定稅不使窮富得上下其手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公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

壽市肉三斤矣盖異之也豐城鄢懋卿由中臺出理鹽政勢張甚所至縣令如上供以得無叱辱爲幸継楊三臺使醵燕之費至千餘金鄢將徃徽齊雲牒所過郡縣供辦令甚峻及淳安公乃爲書上鄢甚言邑小不足奉迎至且見罪願取他道徃且言汝後不可爲與小民不當虐者甚具鄢得書色變久之遂罷齊雲行曰令言是也潘臯郡守聞之股慄曰令何戇幾累我輩矣公時已晉嘉興別駕鄢私人御史袁迎鄢意以他事摘公從舊職論調興國興國地故單薄歲

賦不入民苦浮糧爲患公述八事上之中丞而獨惡
淸丈以甦貧民而均其賦已陞戶部主事時　肅皇
帝尚玄修朝政多曠公慷慨言天下大計謂與土木
爲傷民數推廣事例爲鬻爵以師陶仲文爲非體以
仙桃藥丸爲恠妄甚者以不見二王不還大內誹謗
猜疑僇辱臣下爲薄于父子夫婦君臣其言皆敵以
下所不能堪者　上震怒投其章于地已徐閱之意
若爲動者留踰月不下而會　上意有所不可遂下
公詔獄中外搢紳相顧失色而公直聲亦遂聞天下

亡何、肅皇帝崩、莊皇帝奉遺詔出公獄、還其官尋改兵部主事、已晉丞尚寶、丞大理、南京通政、入為左通政、遂以僉都御史撫應天、時公威名籍甚中外墨吏往往望風解印去、權豪怙勢之家、率相戒毋敢犯、一顯者赭其門以居、聞公至、即易赭而黝、中人監造者、以八人肩輿行、見公、亦減其半云、吳故有松江匯震澤入海、瀕江田藉其灌溉、已為潮齧、淤為陸、公斥羨募工、乘輕舟躬督畚鍤開濬之、不旬月而成、又吳俗貧富相傾、弱者率獻田于其豪、以為奸利、輸不

必入公獨卵翼窮民而摧折士大夫之豪有力者是時吳中貴人無逾華亭相按問其家無少貸而弟侍郎陟武斷殘民輙逮治如律盡奪還其侵田自是士大夫之名貪暴者多竄跡遠郡以避小民始忻忻有更生之望矣公嘗論欲天下太平惟有井田一法井田之壞而不復也惟有亟奪民田一言至於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策斯下矣然猶為井田之遺意故其令疲邑撫三吳皆以清丈為急而力行條編一法令額外征徭不至重困之至今小民得保守

田業。相率繪公像而尸祝之比比也。然公竟以奪富民田府怨。而議者亦以此中公。遂解官歸里。居十餘年。九卿若臺省。前後薦公者。無慮十餘疏。今上聞公名。起公南僉都御史。旋以為南吏部侍郎。公至首陳治安要機。謂今日貪墨為姦。決不可縱。而歸本君身。多責難語。疏奏。上深鑒其忠。屢欲召用。而柄地有陰沮者。乃以為都御史。掌南院。浹歲三遷。皆出特簡。海內端人舉手相慶。以為特達之知。而小人之不便者。顧目公為迂闊。詆之甚力。章亦寢不下。公屢

可味

真小人之見

疏乞歸 上屢報聞竟以丁亥卒于官卒之日貧無可給棺槨士大夫醵金以殮士民哭公至罷市者數日祭于塗累數百里不絕訃聞 上震悼久之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續藏書卷二十三終